DS
751
L48A2
1705
V. 10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八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序

易傳內篇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爲易、日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八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序

易傳內篇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爲易、日

陽也、月陰也、月遶日湛、一晝一夜、相推而生明、陽奇陰耦、一剛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昜者、葢專以變昜爲義、先儒謂昜含三義、有不昜簡昜之意者非也、故自太極兆而爲奇耦、自奇耦積而爲乾坤、自乾坤索而爲六子、自八卦相重相錯而爲六十四卦、無非變者、六爻之義、昜以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昜、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所以謂之昜與、昜也、道也、神也、異名同實、其旨一也、生生之謂昜、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者渾淪而不相離、語其大則範圍天地、語其小則充足毫末、刻彫衆形、橐籥萬化、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綜攝乎此、則易之爲書何爲者耶、載此而已、剛柔有自然之體、奇耦有自然之數、上下内外、有自然之位、進退往來、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載天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聖人察卦爻之變、因其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以愛惡情僞之相感、爲吉凶悔吝之端、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爲治亂安危之本、其所以告人、使避凶趨吉、雖不離於日用之間、

而精義入神、有出於思爲之表、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盡心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則自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已陳矣、連山夏易也、以艮爲首、故曰連山、歸藏商易也、以坤爲首、故曰歸藏、孔子觀商道於宋、得坤乾焉、蓋歸藏之書、然而讀易、韋編至於三絕、作彖象文言諸篇、以贊明之、則三易之書、至周易而後大備、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及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易卦先

後之序、與彖爻之辭、皆文王造始、而周公續終之、故有王用享于西山、箕子明夷利貞之語、不然、韓宣子何以知周公之德哉、孔子於易、其說尤詳、而論語記羣弟子問荅、獨罕及易、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以詩書執禮爲雅言、則易罕言矣、豈非易者天道所在、而性與天道、雖子貢亦有所不得聞故耶、秦焚詩書、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存、今餘經類多亡闕、而易獨爲完經、蓋天相之以垂訓于萬世、使一卦一爻、有不備者、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漢晉間、如九師之流、一主於象數、而不稽義理、故其取象蔓衍迂闊、多

悖聖人之意、自王輔嗣以來、及近世學者、一主於義理、而不求象數、故其訓義與象相違、因失聖人之意者、亦不爲少、二者胥失也、夫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焉、舍象數以求意、是猶舍筌蹄而求魚兎、捐麴蘖而求酒醴也、魚兎得、然後筌蹄可忘、酒醴成、然後糟粕可棄、必質諸象數而不謬、考諸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闢、無所滞礙、然後聖人之意可見焉、孔子彖象、葢兼之矣、然象少義多者、深其阜、眇其根、幽其所以然、使學者精思而自得故也、余以罪謫海上、端憂多暇、取易讀之、屏去

衆說、獨以心會、卽象數之幽賾、究理義之精微、于以覩聖人之制作、燦然如據璣衡以觀天、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文、吉凶妖祥之理、皆可歷數而周知、喟然嘆曰、不學易而涉世、其蹈禍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窮聖經于荒絶之鄕、心醉神開、恍若有授之者、豈非幸耶、昔人作易于憂患者、非特智慮不用於時、欲有所表見於後、蓋亦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然後思深慮危、足以發難言之妙蘊、以貽範於將來、余雖固陋、困窮流離之甚、其敢忘此、乃以所妄見者、著易傳內外篇、訓釋上下經、上下繫說卦序卦

雜卦揔論、合爲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爲十有三卷、凡二十有三卷、雖未足以測聖人之意、然發明易學、必由象數、以極義理之歸、或自此書始也、引義比類、反覆參錯、文辭繁費、所不得已、覽者取其意而勿誚焉可也、書始於建炎歲次己酉中夏、時赴謫所南征、次欝林、成於庚戌季春、時自海上北歸、次寧遠、凡朞年云、謹序、

易傳外篇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本於數而數

不與焉、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數兼於象故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占、而鼓天下之動、則存乎辭、辭所以該極象數各指其所之、而明吉凶以示人者也、古之學者、必備是五者、然後足以窺聖人作易之旨、故有推步氣候律曆之學、所以知數也、有正卦互體俯仰之學、所以觀象也、有變卦時來消長之學、所以察變也、有五行世應遊䰟歸䰟之學、所以考占也、有訓詁其辭、解釋其義之學、所以修辭也、近世學者、惟尚言辭、務明其義、而象數變占之學、皆失其傳、則不得聖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變

具在含蓄妙意發揮至理示人甚明碩弗深考而占筮術數之法載於經傳者班班可見苟能精以思慮默契于心則古人之學不難到也聖人作易之旨雖非即此而可窮亦非舍此而能得不鑿不拘惟其是之爲從而已余年運而往行將知命學易於憂患之中既以所妄見者爲之傳又作釋象七篇明變一篇訓辭二篇類占衍數各一篇合十有二卷目爲易傳外篇以解剝易體庶幾聖人難盡之意或因是而可窺至於洞象數之表達變通之幾占筮之巧妙辭義之精微有不可以筆舌傳者則覽者當自得焉葢易

者學道之筌蹄、此書又學易之筌蹄、魚兎已得、則筌蹄雖忘焉可也書始於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時謫居海上、行次雷陽、成於四年之仲春、時蒙恩北歸、行次容南、凡半年云、謹志歲月、揔其大畧、爲之序、冠於目錄之首、

釋象序

易者象也、猶天之垂象、經緯昭回、環布森列、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皆有名數分域、燦然以示人、故天之高也、其故可得而知、則以象知之也、善占天者、必審其名數、辨其分域、知象所在而謹察之、然後

天意可推、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角為尾以咮為翼、以斗為箕、以紫微皇極之居、為太微三光之延、其相去遼絶、可勝言哉、易象亦然、奇耦相交、而八卦之象立、八卦之相錯、而六十四卦之象生、六爻相雜、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備、正取之、為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八物、旁取之、則天地之間、百物不廢、其在天者、日月之盈昃、星斗之斡旋、雲雨之升降、氷霜之凝結、無不取也、其在地者、丘山之藂聚、川淵之流止、井邑田野、城墉衢巷之制、干盤陵陸泥沙谷穴之宜、無不取也、在人則取於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

朋友之倫、在物則取於羽毛鱗介、草木華實牲體脊
血之品、取諸身者、耳目鼻口心思之于五官、頂顖輔
頂頰舌之於元首、胸背肩腹之於體、拇趾髀股之於
足、莫不具焉、取諸器者、樽簋之屬以爲禮弧矢之屬
以爲威、牀機枕梲之屬以爲安、車輿輪輻之屬以爲
行、簪綬裳帶以爲服、饋餗酒食以爲養、茀茀繻幕之
於井、耳鉉趾足之於鼎、莫不有焉、以禮爲象、則有祭
祀賓客婚媾田狩征伐之類、而五禮備矣、以政爲象、
則有刑法慶賞告命官使事功之類、而庶政舉矣、動
靜取舍、進退往來、內外小大先後初終、一話一言象

皆有乎其中、大矣哉易之取象之多也夫八卦錯則
六十四卦之才殊、其所以爲消長盛衰治亂安危聚
散通塞者、亦殊也、六爻雜、則三百八十四爻之情異、
其所以爲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者亦異也、
卦者時也、爻者人也、所遇之時、所處之人、旣不同、則
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是非利害、其象亦隨而變焉、此
取象之所以不得不多也、聖人設卦以觀象、立象以
盡意、繫辭焉以斷吉凶、而盡其言、因有是象、則命之
以是辭、豈苟然哉、辭具難言之象、而象含無盡之意、
深考而諦觀之、聖人之意、蓋昭然矣、舍象以求易、是

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也可乎哉、夫象者像也、猶之象設擬形容而象物宜、使觀者有所考爾、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傅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此求象之不可以不察也、制器者、因規以為圓、因矩以為方、而後可以議規矩於方圓之外也、作樂者、因律以召陽、因呂以召陰、而後可以知聲於黃鍾大呂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鞹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闕一不可、及其至也、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不能察其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兔得、筌蹄捐、醇精流、糟粕棄、此為得

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自王弼有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論、深斥象數之學、以為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義無所取、而近世學者、遂廢象而不談、不能知象、因失聖人之意多矣、殊不知象明而後意可得、意得而後象可忘、求象未得、遽欲棄而捐之、不亦過乎、互體卦變之屬、其所由來古矣、考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理、與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說不誣、第漢晉諸儒、討之不精、索之不切、一泥于象而不求義、蔓衍迂濶、反害聖人立象之本旨、今其書已罕傳、而爻彖之象具在、可推而得、冥搜遠紹、

惟其是之從而勿泥焉可也、夫天象可覩、而不可窮、易之象、合天下之至賾、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詎可俄而測哉、錯雜以覩其所同、比類以求其所異、由顯以知隱、由邇以擬遠、由支離以會歸于簡易、則聖人精微之意、若合符節矣、作釋象、

明變序

易者變也、自乾坤變而爲八卦、自八卦變而爲六十四卦、自六十四卦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無非變者、其法起于七八之數而已、九爲老陽、其策三十有六、六爲老陰、其策二十有四、陰陽之老必變、故得九六

之數、則動而有所之、七爲少陽、其策二十有八、八爲
少陰、其策三十有二、陰陽之少不變、故得七八之數、
則靜而無所適、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
柔而生爻、所以明吉凶以示人者、因其動而已、故曰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曰吉凶生焉、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然則重六畫
以成爻、統六爻以成卦、積六十四卦以成易、所以體
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其有不存于
變者乎、孔子論易之變、有兼變化而言者、有獨指變

而言者、蓋物之生、由乎化者也、物之極、由乎變者也、陽極生陰、則在陽爲變、在陰爲化、故凡陽老而之陰者、皆剛變而爲柔、陰極生陽、則在陰爲變、在陽爲化、故凡陰老而之陽者、皆柔變而爲剛、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此兼變化而言之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此獨指變而言之也、夫陰闔陽闢、其極皆變、使化而無變以裁之、則天地萬物何以相禪于無窮、爻以倣此、故曰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由爻之變、故卦以之變、由卦之變、故易之變備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象不同、而聖人繫

之以辭亦異者。莫不一寓于變然而又有專取諸變以為彖象者若井之改邑不改井之類是也有專取諸變以為爻象者若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以至消長進退之序俯仰盈虛之體應比遠近之勢愛惡取舍之情即其變而觀之易之理蓋昭然矣作明變

衍數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道降而生物無非數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易闢而生卦無非數也造物者本象以出數故

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數非象不立作易者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象非數不明二者相爲表裏而已天下之物不逃於數天下之數不外于象天下之象不遺于易故易之爲書該極象數以冐天下之道者也數起于蓍蓍以七運而四十九之用圓而神數成於卦卦以八周而六十四之體方以智揲蓍以知策推策以定爻因爻以設卦而易之能事畢矣陰陽有老少此策之數所以殊也剛柔有微彰此爻之數所以別也自天一至天五生數也自地六至地十成數也以奇生

者成而偶、以偶生者成而奇、奇偶相推演、而五行之數立矣一三五七九、天數皆陽也、二四六八十、地數皆陰也、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成矣、乾履一於西北、巽戴九於東南、艮東北而左三、坤西南而右七、離二震四、上峙而爲肩、坎八兌六、下承而爲足、河圖九宮、天極之數積矣、氣有司間、而上下左右之分辨、精有專散、而風雨寒熱燥溼之化彰、乾兌之金、位於西、而盛於西北、震巽之木、位於東而盛於東南、離火有君相、坎水有降升、坤艮之土有始終、五運六氣、坤樞之數行矣、乾坤包六

子、而納甲之法生、五行歷十二辰、而納音之法備、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有高下損益之制、律法出焉、參天兩地、迭相乘除、有章蔀紀元之術、曆法肇焉、故以卦當日、晝夜各一、則爲爻十有二者辰也、以卦當月、六日七分、則爲爻三十者月也、以卦當時、震兌坎離、分主春秋冬夏、則爲爻二十有四者氣也、以卦當年、陰陽二卦、相交於冬夏二至、則爲爻十有二者月也、參五以變、錯綜其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故、莫不筦攝于此、故明于易之類者、順以數往逆以知來、察天人之際、於掌握之間、洞古今之變於

談笑之頃、究觀物理、與神爲謀、其故何哉、天地之覆載、陰陽之生殺、日月星辰之運行、晦明寒暑之代謝、山川之流止、動植之死生、事之因革、器之成壞、人之窮達壽夭、世之治亂安危、帝王之興衰、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故數也者、成變化、行鬼神、雖天地之大、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况於萬物乎、極數之變、孰神之機、任璇衡以觀大運、據會要以知方來、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推陰陽之賾、考神明之隱、若影響之于形聲、夫何疑哉、漢之楊雄、張衡、唐之魏伯陽、邢和璞、本朝之邵雍、皆深於數者、故雄作

太玄衡著靈憲伯陽有參同契和璞有穎陽書雍以先天圖作皇極經世皆宗於易而輔翼推明之至數所在信如龜蓍不可誣也精微之機不可以言傳姑取其可陳者著於篇作衍數

類占上序

人心神明之府天地之鏡也萬物之鑑也虛而靈寂而通固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所不能者物之蔽也故必假於蓍龜神物然後能知之龜曰卜蓍曰筮卜所以兆象也自陰陽五行之象交感而生爻者爲雨霽蒙驛克故卜之用五筮所以兆數也自陰陽五行

之數、錯綜而成卦者內爲貞、外爲悔故筮之用二以、其從違、斷天下之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蓍龜易之道、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卦爻之變、專以筮爲主者、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神明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本於數、而數本于蓍故也、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以靜爲占、故爻稱七八、周易以動爲占、故爻稱九六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

盈故靜而不變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陰陽之老盈而已極故動而變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易以動爲占所以卦爻之辭其變不一者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變則其占用所變之爻辭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六四爻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之類是也二爻至六爻皆變則其占用變卦之彖辭穆姜筮居東宮遇艮䷳之隨䷐六二不變外餘爻皆變曰是在周易隨元亨無咎之類是也六爻皆不變則其占用本卦之彖辭晉文公重耳筮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之

類是也、古之占筮以辭爲主而又論卦爻之體、若畢偃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毋覆之衆歸之爲公侯卦之類、論卦體也、昔晉成公筮歸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之類、論爻體也、卒之以卦爻之辭、揆之以卦爻之體、而吉凶之理明矣、後世占筮、有世應之說、有飛伏之候、有歸魂遊魂之法、有納甲納音之術、有星纏氣候之數、以五行之生克比和、六神之王相囚廢、决定吉凶、而京房郭璞焦贛之流、又各以其術、製易林春秋、占法殆廢、至近世則諸家之術亦

失其傳、所謂以卜筮尚其占者、或幾乎絕、可勝慨哉、惟依古法、主卦爻之辭、而兼論其體、參以諸家之術、庶幾得之、今掇取六經春秋傳、國語所載占筮、及諸家之術可用者、史氏所傳占筮術數之精微者、著于篇、作類占、

類占下序

卜筮術數、藝成而下、與醫祝同科、然極該象數、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聖人之道在焉、推原天下陰陽五行之理、於卦爻之間、逆知吉凶、若合符節、雖千里之遠、千歲之故、可坐而致、至矣哉、妙于此者、又能將之以

道義、如司馬季主、嚴君平、飾之以藝文、如管輅、郭璞、巧發奇中、如隗炤、趙達、預言期運、如鄭相如、桑道茂尤可貴重、昔太史公作日者列傳、蓋有意推崇之、因取西漢以來、至于五代史策所載、卜筮術數之精微者、擬其大要、著于類占之末、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序中所謂茲山之南有人者謂了齋先生陳瓘也時先生在謫籍幾叟往省之

江南諸山、廬阜爲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峯秀嶺、緜亘連絡、不可名狀、號爲山禁、瑰偉絕特之觀、士大夫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

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往。晝臥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峰、巉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態、意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裹粮以償夙願、不難耳、迨今八年、薄宦覊東、願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東裝、不遠千里而往、觸隆暑、涉長道、不以爲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瓌偉絶特之觀而已哉、玆山之南、有人焉、修行如幻三摩鉢提、歷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爲毀譽之所動搖、其容渥然不爲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久而益明、其氣桓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

爲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否起居輕利不世事可忍不云何修菩薩道云何修菩薩行願得居士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要歸其有以語我來若夫山林瓌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遥徜徉騁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裒集次第併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閒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爲之序以識別宜和庚子仲夏十有一日

昭武李某序

靖康行紀序

余自靖康改元之初誤蒙異恩擢與大政實總兵事

心勞形瘁、食息不暇、每思平生山林泉石之遊、筆硯

圖史之樂、不可復得、慨然永歎、其秋九月得請罷知

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

州、即丐宮祠歸梁谿、十月抵家、一宿湛峴、兩遊惠山、

蔭長松坐怪石、酌泉烹茶、與昆弟嘯詠、便覺神明頓

還舊觀、久之聞有建昌之謫、即日命駕、過虎丘、臨劍

池、月夜步松江長橋、與親友爲別、渡錢塘江、經嚴陵

瀨、自三衢入江南、歷上饒弋陽、遊龜峯寺、道金溪、抵

建昌、時十二月間也、復聞有寧江之命、即泛舟、繇臨

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懷宗、同遊翠巖寺、觀洪崖

井、復遊玉隆萬壽宮、觀許旌陽手植檜、累日雪作尤覺景物清絕、道龍虎山、望仙巖、如雲煙綿聯、千態萬狀、不可模寫、次筠陽上高遊九峯寺山、正如惠山、而林木蔚然深秀、使人悵然、次宜春、遂遊萍鄉醴陵、以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觀唐人篇翰、時二年仲春之初也、聞江陵爲潰兵所據、未果行、而見報有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之命、道路阻隔、王命不通、未敢以爲信然、已而使者來自都城、驗問審實、乃拜命、又聞虜騎自去冬再犯畿甸、有金人登城、縱兵不下、撫諭四方之詔、憂憤感塞、涕泗橫流、即命裝率

湖南兵入援，由岳陽登舟，泝江西流而東，將詣元帥府，以趍都城。實以四月八日離長沙，追思自去秋迄今，繚繞行萬里，覽觀江山之勝，尚懷壯志，時發于文詞之間，身勞而心適，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艱難而已。今復墮世網，時方多故，擾擾萬緒起矣，欲如前日之閑放，豈易得哉。姑以自今以往，所經歷，所見聞，所施爲，所會遇，日著于篇，爲靖康行紀，使將來有所考云。

丁未歲孟夏十有九日序。

乘閑志序

夢志

周官太史、占六夢之吉凶一日正夢、先儒謂無所思慮安然而夢、至於喜怒憂懼之類、感於物而得之、非所以為正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而一心之靈、綿亘今古、含容宇宙、萬法皆具、無乏無餘、聖人了之、無塵垢之累、而此亦不增、故能通達宿命、過去未來、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人迷之、為欲慮之所昏、而此亦不減、故於無所思慮安然而夢、亦能顯發種種未然之相、或以已而夢他人、或以他人而夢已、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行、皆一心法、更無他物、蓋有前後間斷、分際差別耳、此周官之所謂正夢也、

至於有所喜懼而不得其正、有所憂畏而不得其正、則想念隨之、而樂廣之所謂因者是已、如牧羊者、因羊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蓋、遂夢乘車、建曲蓋而爲將帥、又如病者、因擊門之聲而念鼓、因鼓而念樂、因樂而念燕享、遂夢作樂、而飲酒燕樂、列禦冦亦言陽盛則夢火、陰盛則夢水、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與、凡此皆所謂因也、然人之夢想本屬顛倒、故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棺柩不祥之物、而反爲榮華、夢臭腐可惡之物、而反爲利祿、而世間一切有爲法、亦無非顛倒者、顛倒之中有正存焉、不可

不察也、昔三國時有善占夢者、人告之以夢芻狗者三、而所占各異、其人實未嘗夢也特以意言之、而所占亦驗、深解乎此、然後可以語天下之理矣、後世占夢之法廢、然亦有曉然不待占而可知者、余自幼年所夢皆驗、經行之地、遭遇之故、往往先發於寢寐之間、及值其時、恍如舊遊、而事變曲折、若合符契、如靖康之事、皆夢於十數年之前、親舊飽開而歷道之、既應、莫不駭異、而不知此乃天下之常理也、乘閑追憶數十條書而志之、近夢頗異、而未應、及將來之夢、皆當繼此而書焉、莊周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

中又占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余方在大夢中、而屑屑然書此豈不爲達者之所笑、然世間之事、出處窮達、皆有自然之分、一飲啄、一動止、有非人所能爲者、而况大於此者乎、昧者見利而忘義、愛利而忘人、保身而忘國、至於無所不至、豈非其大惑邪、苟知分定、而視國如身、視人如我、勉於義之所當爲者、而以出處窮達付之自然、則此書之傳、不爲無補也、作夢志、

災異志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腑藏平、則身以之康

強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於身失於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於其色形於其脉善醫者能知之天地失於爕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爲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

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諂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爲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禍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于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余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于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證兆志

天人之際、其理一也、天之所爲、即人之所爲、人之所

欲、卽天之所欲、故國之將興、君明臣良、庶事皆舉、寖明寖昌、實天啓其心、國之將衰、君暗臣劣、庶事皆隳、寖微寖滅、實天奪之魄、渾淪無間、而有數存焉、於其間、猶之農也、是藨是蔉、盡其四支之斂於田畝、實天相之、使之有黍稷之利、猶之商也、懋遷有無、肇牽車牛、遠服商賈、實天相之、有多餘之贏、至於農不耕而望穀粟、商不賈而望貨財、有國者人事不修、而責命於天、此豈理也哉、世之言天者、謂一切分定、而隳人事、言人者謂悉繇智力、而廢天命、二者交失也、自古有國家者、興衰之數、曷嘗不係於天、然而或過其歷、

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漢之高祖、有斷蛇之符、光武有赤伏之讖、唐之太宗、亦名著于圖牒、然而三君者皆豁達大度、其英足以有斷、其明足以有察、故能信任忠良、駕御豪傑、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傳之子孫至于後世、繼體守文之君、一有暗弱、信所當疑、疑所當信、則全盛之基、往往失墜、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國家自藝祖受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聖聖相授、垂二百年、規模超於前古、德澤浹於天下、逮崇寧大觀以來、小雅盡廢、故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夷狄交侵、中國以微、然知數者形於讖緯、多能預言、以至朝廷

之所祟尚、閭巷之所謳謠、未來之故、合若符節、天之
所以告人者甚明、顧弗之察耳、取其尤顯著者次第
于篇、作證兆志、

預備志序　諸志皆經國大猷而僅存其序用與言俱斬焉造物者豈真芻狗萬物乎

書檄志　何與于不仁之甚也

唐陸贄有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故奉天所下詔令、贄所草定、雖武夫悍卒、讀之莫
不流涕、德宗反正、贄力居多、今夷狄內訌、王室危墜、
九廟陷於兵火、而存亡未可知、二聖幽於犬羊、而安
否不得達、卒伍化而爲盜賊、丁農轉而爲甲兵、商賈

阻絶而不通士夫奔竄而失節西北殘於金革而民情離東南困於調發而物力匱將帥偃蹇莫相統一州縣委靡莫相維持此誠國家危急天意人心去就之際也幸有賢王總兵于外可以繫天下之心則夫傳檄四方號令遠邇以援中都以綏海寓言不得不切意不得不深辭不得不盡誠不得不至庶幾人心感而天意回大濟生靈再安宗社真今日之急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之不可已也如是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作書檄志

事宜志

古賢相多矣能救時者獨鮮貴其不膠跡而可以權也此志亾惜哉

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之措於天下、亦貴於變而通之、以盡利、不失時宜而已、况乎遭非常之故、而可以常法待之哉、祖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監唐之弊、而銷藩鎮之權、出治以文、而偃天下之武、典章文物之所布、綱紀號令之所施、固足以維國勢、而錯天下於泰山之安、至於崇寧大觀宣和之間、宰輔非人、託紹述之名、爲保寵之術、耗蠹邦財、斬刈民力、士習益壞、軍政不修、敗歡盟、結邊釁、迨宣和之末、天下之

弊極矣、故夷狄得以乘其間、以陵中國、直犯京闕、彷無藩鎮、賴淵聖皇帝、新即大位、人心欣戴、同力固守、賊以退師、是宜朝廷之上、一德協心、畧他故而以治兵防邊爲急務也、奈何狃於承平偷惰苟且之風、恬不加恤、議論規畫、稍越故常、則阻難排擯、不得施行、而懷姦希進者、又從而密譖而巧詆之、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惑亂人主之聽、更相傾陷、以取寵祿、又甚於崇觀宣政之時、其意以爲虜騎必不深入、藉使深入、不過割地厚賂而已、遂使金人無所忌憚、一歲之內、再圍帝城、君父播遷、生靈塗炭、朝廷號令、半年不聞、

四方盜賊、所在蜂起、豈非膠柱鼓瑟、不知通變、用小人之禍至於此哉、以今日而望去年、則人情國勢、其不相侔、何啻數十百倍、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天下士民未有離志、故京城之攻、出於夷狄、而非出於中原、州縣之盜、出於潰兵、而非出於民庶、誠能觀今之勢、度事之宜、收士用、安民心、選任將帥、整治軍旅、枕戈嘗膽、勵勾踐之心、布衣帛冠、行衞文之政、則恢復宗社、保全邊疆、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耻、自不難也、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清大憝、致漢中興、況我有宋土宇之廣、幅幀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夫事貴知變、而謀貴先定、故韓信之說高祖、以收三秦、卒成垓下之功、孔明之說劉備、以取巴蜀、卒成鼎足之勢、管仲說小白、以寓軍政、而爲五霸長、商鞅說孝公、以令必行、而爲七國雄、其謀皆定於始見之時、況欲加於數子者乎、雖然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而使小人得以間之、則雖使伊周復生、恐亦不能有所補也、取事之宜于今者、次第而條陳之、以備一日之用、作事宜志、

人物志 公退而諸賢舍宜矣乃其名抑何湮沒不傳也附驥而名益彰非耶

昔晉祚中絶、中原陷於夷狄、元帝渡江、興于江左、有王導以爲腹心、有周顗刁協戴淵以爲股肱、有賀循顧榮以從人望、有周訪郗鑒甘卓以據要地有劉琨祖逖以恢遠畧、及其後也、輔相如謝安、將帥如謝玄、方鎮如陶侃、溫嶠、皆世不乏人、故能綿措羣材、賛襄中興、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抗石勒之鋒、敗苻堅之師、折王敦之逆、平蘇峻之難、保有東南、垂百餘年、人物之不可無也如是、今犬羊陵係、宗社艱危、河北河東之地、棄而不保、或遂陷於敵讐、或割據于豪傑、則逼邇畿甸、汴不可都、其勢必有巡幸之事、以權一時之

宜、而濟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於此時也、前日失謀敗國、妨功害賢之人、旣不可復用、而名望在人、屈指無幾、任方伯連率之職者、率皆妄庸、處州縣冗散之中者、未易識拔、則今之人物、所以為輔相幃幄之臣、所以為侍從論思之官、所以充臺諫獻替之任、所以當師帥撫御之選、所以膺守令牧養之寄、所以持監司按察之權、當何自而取之、以祖宗涵養之久、天下衣冠之衆、固不可厚誣以無人、然而事迫勢急、兼收並用、棄瑕錄善、捨短求長、欲得真賢實材相與協力而扶持之、使士夫不復事虛名而收實效、官司

不復行虛文而施實績、民庶不復聽虛聲而得實惠、
吏秋不復僞虛聲而畏實威、則求之不可不廣、擇之
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專、信之不可不篤、庶幾可以
濟危爲安、撥亂反正、以恢振古所無之耻、以報不共
戴天之讐、誠今日莫急之先務也、姑取平日之所知、
及得於衆論者、人物姓名、著之于篇、以備緩急作人
物志、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九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序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臣竊觀自昔人主、履創業中興之運、必有英偉之材、以斷大事、然後能戡難定功、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必有明哲之智、以察至理、然後能聽言用人、而不爲異

說之所惑、必有寛大之量、以保衆、然後規模宏遠、而足以濟天下、必有誠一之德、以與賢、然後終始無閒、而足以大有爲、所以肇跡開基、興衰撥亂、克大敵、建大勳、爲神民萬物主、而垂休無窮者、率用此道、則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其人也、高祖當秦之亾、仗三尺劒、馳驅馬上、以與項籍争天下、相持於滎陽成臯閒、敗師跳身者屢矣、然氣不爲之挫、而卒亾楚、凡五年而定帝業、光武起南陽、以數千烏合之衆、破尋邑百萬之師、仗節渡河、崎嶇于趙魏之郊、危亦甚矣、然志不爲之沮、故卒能破銅馬赤眉之屬、而漢以再興、

太宗乘隋之亂、起太原而定關中、擒建德世充之徒、皆身履行陣、冒矢石而不懼、征伐四克、遂有天下。此英偉之材、三帝之所同也。高祖知人善任、使聽言如不及、將韓信於行伍、得陳平於亡命、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輟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樊噲一言、則還軍灞上、婁敬一言、則趣駕關中、故能因羣策以屈羣力。而大功以成。光武指授諸將、各當其任、料敵決勝、明見萬里之外、馮異獲於俘執、而建方面之勳、鄧禹杖策、謁于軍門、遂定大計、採耿弇之謀、而起兵上谷、聽邳彤之計、而不棄信都、故能威謀靡抗、動輒如志。而太

宗之任賢使能、好謀納諫、又卓然過人遠甚。此明哲之智、三帝之所同也。司馬遷稱高祖有大度、寬仁愛人、意豁如也、而馬援亦稱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之自有真、而史稱太宗亦言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則寬大之量、三帝皆然。高祖天資慢侮、然待蕭曹子房陳平、密侍帷幄、如左右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待寇鄧耿賈、皆出臥內、如子弟然、太宗尤推誠以任人、有上疏論房玄齡者、帝曰、是欲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嘗賜李靖手詔曰、軍事一以委卿、吾不從中制、則誠一之德、三帝皆然。夫有

明哲之智、而英不足以濟之、則足於謀而寡於斷。有
英偉之材、而明不足以察之、則寡於慮而傷于專。英
明備矣、而寬大之量未宏、誠一之志未著、則亦未足
以優於天下。故四者兼備、德盛業鉅、則混一區宇、身
致太平者、高祖光武太宗是也。四者不備、各有所長
則能割據一方、粗成霸業者、魏武吳蜀之主是也。由
是推之、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槩可觀矣。至於英不足
而爲弱、明不足而爲暗、無寬大之量、而狹小無誠一
之志、而多疑、則亾國衰世之君、靡不由此。恭惟皇帝
陛下、英明之姿、寬誠之德、得於天縱、與神爲謀、而臣

幸日侍軒墀仰聞聖訓竊歎絶德清光非臣下所能跂及然而紹膺大統適當國步艱難夷狄强盛之日百度未舉四方未寧謂宜深考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所以創業中興者神明自得聖心循焉以馭駕羣材制勝克敵撥亂世而反之正則我宋中興之功不難也臣輒不自揆取三帝之行事散在諸傳及他史者次第編集刪其繁文擬其大節纂成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錄敢塵睿覽以備乙夜之鑒庶幾螢爝之光裨日月之照燭涓埃之細助海嶽之深崇以古爲鑑揆今之宜或有取焉非獨臣之幸也臣謹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修多羅藏三乘十二分教皆佛菩薩之所說然廣博妙圓極諸經之壼奧莫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從上諸德造立疏抄論讚皆爲人解說然精深條暢爲華嚴之指南莫如李長者所製合論蓋華嚴明一心之真境含容無盡如設寶鑑光明相照其中妙影重重攝入故華藏世界名數不可說而不離于方寸之中三昧法門差別不可窮而不出於一念之際毗盧遮那之所建立文殊普賢之所示現皆以上乘頓教接大

根者自初發心至等正覺本自圓成無有欠闕體之者以一毫含法界契之者以一悟正無生而地位階級因果功用歷歷現前了然不昧言語譬喻開示爲人有權有實此華嚴所以極諸經之壼奥也合論明諸法之本原會歸于一如泛巨海浩無津涯必觀星斗乃辨方所故自序品以至法界品七處十會天龍八部一切諸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諸大菩薩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皆以十波羅蜜互爲主伴其間妙寶種種莊嚴皆以表法學者因之心跡圓融而得悟入此合論所以爲華嚴之指南也微華嚴

無以見佛法理事之無碍、故廣愽而妙圓、微合論無以知華嚴之本末倫理、故精深而條暢、讀佛書而不觀華嚴、是猶河伯之喜秋水、而不知海若之難窮、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讀華嚴而不覩合論、是猶據圖以窺天文、而不考其不之書、無以知災祥之旨也可乎哉、然華嚴凡八十卷、合論凡四十論、離爲二書、部帙浩博、旣不便於觀覽、又艱難於挈提、學佛者、患此久矣、朝奉大夫、提舉坑冶鑄錢張君書言、始創意以經論合爲一書、作小字刊之、刻畫之精、如水布沙、如蠶種子、勻淨分明、悅可人意、凡願者卽以施之、異時

一大部經、極一負荷之力所不能舉者、今歛而小之不盈數函、攜適四方、無不如意、非善巧方便、孰能如此、其用心樂善、亦勤矣哉、夫一塵中、有大千經卷、具智慧者、破塵出之、是爲真遊華嚴境界、真得合論宗旨、信解行證、宜自此書始、敢告讀者、應作是觀、建炎元年八月望日序

重校正杜子美集敘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時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黃長睿、博雅好古、工於

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亾聊、一見於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犂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還之詩云、仙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乃知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未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寖失

舊文、烏三轉而馬者、不可勝數、長睿官洛下、與名士
大夫游、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
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較讎益審、非世所
行者之比、長睿没後十七年、余始見親較定集卷、二
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迹如新、爲之愴然、竊歎
其博學淵識、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
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
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
獨子美抗疏救之、繇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

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臠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四年甲寅六月朔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

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
英莖韶護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饑寒、此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
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
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綉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
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
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
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
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
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繇是言之、文以德爲主、

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于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較率邑之子弟、身爲横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與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寖被知遇、歷事三朝、嚮爲

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羮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常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

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六卷、集成來謁、求爲之序、某告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愽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殊眷、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公諱褒、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

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

編類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敘

某建炎初、自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六月一日、至南京行在所供職、八月五日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月十八日、降制以某上章丐罷、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備位近司、七十餘日、繼以罷謫奔走萬里、流落十年、再被録用、紹興四年、春、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寓居長樂、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某省記、編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已後時政記進御、某已

遵依詔旨、謹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
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繕寫上下兩策、詣通進
司投進、有旨宣付史館、紹興六年夏、任江南西路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承史館牒見修纂建炎日曆
朝廷降下所省記、到建炎時政記文字首尾未詳、及
拜罷辭免表劄、批答並未抄錄赴館、請編類前來、參
照、某已遵禀、將建炎初除罷制命詔書、批荅辭免、稱
謝表劄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
勒成四卷、竊惟聖上紹大統於國家艱難之際、郎位
之初、首嘗考慎、其所以委任責成之意可謂重矣、而

某才能譾薄、識慮迂疎、曾不能效尺寸、以圖報萬一、奉身以退、雖罹患難、保全至今、寔深慙懼、今者旣蒙
朝廷降旨、令省記時政之畧、又承史舘移牒、使編類首尾之詳、簡閱舊文、追尋往事、恍如夢寐、益用慨然雖時運不留、事勢亦異、而理有不可改者、以理揆事、萬分之一、或有取焉、謹繕寫成兩冊、繳申史舘、以備採擇、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丹霞宗本師、遇異人、能預言災祥、其名藉甚、居昭武之端光巖、十餘年、一旦抱行脚心、盡棄舊所得、絕口

不復道、爲此一大事、徧參諸方、遊泉南、值杲師、寓雲
日菴、叩問宗旨、言下自謂有悟入處、其後杲公住徑
山、師歸舊隱、欲復往從之遊、道長樂、見梁谿翁、語之
曰、予去瑞光巖幾日矣、荅曰、六年、翁曰、方舉足時已
合喫三十捧、如今歸去、拗折拄杖向折脚鐺中㷗飯
度日、猶較些子若也、未然、却請飽參到徑山、爲我致
問杲公、雖未識面、妙圓光中、已相見了也有一轉語
託丹霞呈似、便請寄箇消息來、切須急道此外珍重、

中興至言序

臣聞自古帝王之盛、有創業、有中興、若湯、武之華夏

商漢高之滅秦楚唐之代隋此創業之主也宣王承厲王之後興衰撥亂周道復行光武當漢曆中微恭行天討炎運復續肅宗憲宗武宗當唐室不競藩鎮僣叛征伐四克威令復振此中興之主也創業之主駕御英雄戡剪勍敵肇造區夏固爲難矣而中興之主視之爲尤難者豈不以紹將絶之統承極亂之餘或爲夷狄之所憑陵或爲巨盜之所侵據國勢削弱天步艱難綱紀靡墜法度陵遲人材衰微物力凋耗振而起之尤爲不易譬猶大厦之傾支扶顛危補苴罅漏與夫經營創建者葢不侔矣然亦有優爲於創

業者承祖宗積累之基德澤至深人心未變境土士民本皆我有御得其道則亡者可以復存叛者可以復屬以弱爲强以微爲盛疾若俛仰譬猶巨室中衰田園僕隸不幸爲有力者之所攘其賢子孫能竭力以料理之則曩之所失一旦復歸與夫奮空拳仗一劍以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顧所以處之者如何耳洪惟有宋膺受天命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祖宗功德超軼漢唐接武三代至道君朝受報收功極熾而豐邊釁一開金寇之禍乘間而作淵聖內禪天下歸心謀臣弗臧馴致大變實繇承平之久人不知兵姑務

講和偷安苟且之所至譬猶康强之人負恃壯盛蔑
衛生調攝之經得陰陽乖沴之疾邪氣深入不務以
毒藥攻治而故用參术和之以圖安全何可得哉皇
天祐宋眷命陛下爲神明萬物之主臨御以來迨今
十年宵衣旰食憂勤圖治而中興之業未建者豈所
以圖之之道猶有未至邪臣以愚陋誤蒙眷奬嘗叨
考慎材疎分薄自取顛擠曲荷矜憐不弃遐遠昨者
被奉詔旨條具邊防利害雖竭愚慮以塞清問猶未
能盡其區區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寢食謹以已
見撰成中興至言十篇輒敢繕寫投進以塵乙夜之

覽。臣謂帝王圖治。必有本要。秉本執要。以應萬機。所操彌約。所施彌博。故以明本要篇第一。本要者。人主精神心術之謂也。舉而措之。天下必有政事。功勳乃成。故以修政事篇第二。中興之政。莫急於治兵。故以治軍旅篇第三。軍旅之興。莫急於財用。故以理財賦篇第四。足食足兵。必據形勝之地。以事攻守。故以審形勢篇第五。攻守之具。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故以備器用篇第六。自治軍旅。至備器用。兵家之常道也。必有臨機應變之術。故以察機權篇第七。必有料敵制勝之謀。故以尚謀策篇第八。所以為此者。將欲討僭

逆禦强虜復祖宗之境土據中原以臨四方而已必
有先後本末之序故以議恢復篇第九恢復境土國
威振矣然後可以奉迎二聖鑾輿以天下養昭陛下
孝悌之德故以議奉迎篇第十此十篇者凡也其詳
又有目焉各以類附於篇末詞旨蕪淺雖不足以備
廟筭之萬一亦臣之畢精極慮欲圖報聖恩拳拳之
至意也昔漢賈山作至言借秦爲喻以感悟文帝班
固稱其言正而善指事意今臣此書持論不敢太高
惟務可行立議不敢激訐惟務當理引古以證今自
下以諭上故以中興至言命篇伏惟陛下萬機之暇

留神采覽、明本要篇、發明心術無可施行、自修政事篇後、倘有合於聖意者、乞制詔外廷詳酌施行、天下幸甚、紹興五年月日臣某頓首謹序、至言不存、使覽者想歎、

記

寓軒記

梁谿居士、旣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于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歊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爲燕居遊息之地、而宮之西有軒焉、前此以爲過客之館、蕪廢不治、因命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飾曲欄爲花卉之圃、理小盆爲芰荷之池地

之坳垤者瓦甓之破闕者牆壁楹檻之漫漶者皆以人績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于是易其舊而名曰寓軒、大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者固已寓矣、況夫奔走往來、涉世而游宦乎、況乎愚戇妄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者、雖然、寓也亦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于斯軒、取佛菩薩語觀之、否則取經史百家之言、參訂之、否則、默坐省循、以念前日之非、否則遊從笑語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之語、亦寓也、

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于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荷池、墻壁瓦礫皆足以助發實相、而况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循、遊從詠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粱谿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宣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記、

拙軒記

粱谿寢室之側、有小軒焉、竹樹蔥蘢、鳴禽上下、聰明

几净、清風徐來、梁谿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爲子之所悅、顧乃以拙名之何也、梁谿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愚、今予以拙、謫居于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雘之飾、竹樹雖美、叢檜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然、獨爲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谿曰、子欲聞我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爲管、盡中山之兎以爲毫、不足以載其一二、雖然、嘗試爲子言其厓畧、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蹟于危、予動不知時之利鈍

以底于困言出于口紓徐爲妍予獨澀訥其味淡然
意萌乎心機警則滅予獨迂疎惡圓喜方學欲趨時
爲進之梯嗟予獨拙抉摘杳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
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予獨拙參訂羣書務惟貪竒
秪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後世不復
予獨倀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華民之心萬乘之威
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嬰予獨藐然忘君之勢
欲以螻蟻求裕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爲貴如不聞知
緘口莫議富貴可保乃爲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已
遇事輙發寧復顧已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

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累、拙者居之、等于遊戲、
得如爵蠟、失如脫屣、凡是數者、皆拙之故、其大則然、
其小無數、雖或悔之、俄而復然、與生俱生、窮稟于天、
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
拙乎、使人無已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爲真拙、若
予之拙、其真誰知、客曰、噫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良
醫、若古之扁鵲俞跗者、飲子以神藥、鑿去方心、規而
圓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谿佛然不悦曰、天生拙
于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于拙也、不知
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況於是

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谿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窮愁羈旅之異于顯達也、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詠、左圖右書、完餘生于釋老、味正道于吾儒、庶千慮之一得、收寸功于三餘、抱茲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于智巧之苦歟、既謝客還、而述之以爲記、因自號拙翁云、時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磨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繇一燈傳百千燈、

至于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邪、蘄州黃梅五祖山、真慧禅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開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亘、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于宣和壬寅之秋、落成于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紱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紱不遠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

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爲法出世忌
夢如幻況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
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成
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鍾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
荅敷演舉揚是說法邪瞬目揚眉拈槌舉拂屈伸動
靜四威儀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
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
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荅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
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爲贅矣而又何以記爲
哉紱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

以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者、此堂倚白蓮峯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墻壁瓦礫、咸助法機、妙法宣明、不假開示、至于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即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字榜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輒然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

記、

武威廟碑陰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漢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於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瓌瑋、自作碑迨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葢闕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濵、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宗之攝祭、病臥舘中、默禱于神、異時倘得生還、徃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考、以荅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詰旦次瓊筦、恬無驚憂、後

三日、祗奉德音、特恩聽還、疾良愈、躬禱行宮、卜以十二月五日巳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巳卯之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舟、度如梳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巳達北岸、乃知神之威靈、肸蠁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託郡守董侯揔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敘所以蒙神之休者志於碑陰、式告觀者、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號、別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故并記于此、歲次巳酉、季冬十二日、武陽李某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嶽、廬阜、號爲環偉秀絶者、多爲浮圖氏所居、名藍巨刹、緜亘相望、至于下州小邑、一巖一壑、搜奇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有開士法眼清凈。道行高潔。爲一方之所信仰、乃能披榛棘、剏道場、肇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於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曰瑞溪有山焉、三峯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豐巖、東曰瑞光、嵒中曰羅漢嵒岌嶪嵌空、嵒足而外、皆有蘭若建

于其下、不塗塈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玲瓏、泉石草木、幽奇芳潤、疊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回路轉、巖洞乃出、謂造物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中、獨瑞光嵒興於近年、葢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武農家子、初不知書、大觀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出家時節因緣、且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書、作偈頌、道未然事多驗、既落髪、受具戒、居雙林院、遠近嚮風、戶外之屨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謁定光古佛、道出泰寧、夜夢紫袍神告之曰、師此行、宜住瑞溪、

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鄒揖、迎師以
居豐巖、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既而同遊
前嶴、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儻有意駐錫于
此、當爲創築新廬、以壽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三
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跡者、還爲道觀
聽以舊額、建寺他所、而郡之丹霞院、應改、朝散大夫
權郡事陳侯紹、移額於巖中、以成師志、寺因號丹霞
先是巖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集賢殿修撰羅
公時、疇帥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爲目其巖曰、瑞
光、且施財率衆力而新之、爲門爲殿、爲法堂、爲丈室、

於中為鍾樓為厨為庫於左為華嚴閣為應真閣為
僧堂於右皆規模叢林具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炳
煥一旦出豐巖羅漢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真勝
地也宣和初余以左史論事謫官沙陽殿撰羅公方
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容口因寓書以偈頌相往
來迨建炎末蒙恩歸自海上來居泰寧始與師相識
嘗訪於嵒間為留宿賦詩而後返今年春盗起鄰郡
余徙長樂未閱月邑遭兵火焚爇殆盡獨三嵒巋然
棟宇如故豈非神佛護持師之道力有以感格之也
邪其秋以書來求余記之余既雅重師為人又愛巖

銮之美記其敢辭然竊怪近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見鳩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與同時偶有其人則又不甚信重類多如此何獨浮圖氏哉書於記末庶幾覽者有感於斯言紹興元年辛亥八月五日記